

鲸落城市上空(六)

□ 辛术

孟鲸擦完父亲身子的时候，护工大妈总算出现了，有些气喘，看上去是跑过来的。

护工大妈看上去五十岁的样子，短发，手脚粗壮，长相彪悍，形如女屠夫，嗓门极大，一上来就喊着：“哎哟，你老爸也太重了。我刚才帮你老爸翻身，弄得一身汗，就回去洗澡。结果下大雨，现在雨小点了才过来。”

孟鲸怎么会看不出护工大妈的伎俩，外面雨那么大，一直没怎么停，如果她真的是从家里回来，怎么会身上一点雨水气息都没有。这是护工这行的潜规则，跟你说是单独陪护，又偷偷再接个病人活，多的甚至四五个。如果家里人发现护工不在，打电话催了，就说是回家洗澡。父亲这七天住院，她说回家洗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
哪有护工会真的拿病人当家人照顾，能少干活就少干活。找个敬业护工，跟找劳模似的。

孟鲸脑子已经开始高速运转，若是以前，她一定拆穿护工大妈的把戏，不冷不热地把护理费结到今天，让她走人。但这又有什么用，人家既然已经有了另一份工作，随时还能找下一份，照样两百块行情，何必在你一棵树上吊死。

监护室的护工，做得好很难，都是重病病人，大事小事都要护理，要混过去也容易，家属一天只能来探视一小时，探视时候应付过去就行了。医生护士看到护工照顾不好，只要不影响病人身体和治疗效果，一般也会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说到底病人永远比护工多，这个不好伺候，永远有下一个不知底细的新病人。

孟鲸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大妈，我知道我爸爸，病情也重，你照顾得会辛苦一点。你也知道我是外地人，在这里没亲戚，既然我选了你，那咱们就是有缘分。我看你也是心善的人，不会蛮不讲理。你给我面子，我也给你面子。这样吧，我写个单子，你按照时间和次数帮我爸的项目护理完，其他时间要是有别的病人也想你照顾的，只要不影响我爸，你捎带帮他护理，我也不介意。”

她这番话说得不软不硬，声音不响，但每个字说得清清楚楚，尤其把面子两个字咬得重重的，能够让旁边的萍姨、李叔及其他几个护工都能听见。

她自知吵架肯定吵不过大妈，但吃准了护工大妈不敢声张。话是示弱，但藏着

刀锋。

护工大妈原本的大嗓门顿时低下来：“你这小闺女真是让人心疼。你放心，你把单子列好。”

孟鲸问护士借了支笔，开始一项一项写项目。

“一天喂六遍；擦身扑爽身粉两次；白天两个小时翻身一次；翻好喂水两百毫升；导尿袋四小时换一次……”

她边写边说：“大妈，我记性不好。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有事情就喜欢写下来，做完一样就勾一样，习惯了，这样不容易忘，你别见怪。”

护工大妈忙说：“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也不好。有时候明明刚擦过身子，忘记了，还会再擦一遍。”

孟鲸写完后，贴在床头柜上：“那就这么定了。我明天打印张表格，那样你勾着更方便。想当初我请你来帮忙的时候，这里的袁主任也说过你干得还不错，尤其是心地特别善良。”

她把重症监护室袁主任的旗号，也无中生有地借过来。

护工大妈的声音彻底缓了下来：“袁主任真这么说啊，唉，可不是嘛，刚才8床人走了，家里人也没几个帮忙的，给老人入殓的衣服都穿不来。我看他们可怜，帮了一把，一起送到楼下。苦了一辈子，临走了瘦得不成样子。”

原来这才是护工大妈失踪的原因。孟鲸心里冷笑，有病人垂危，对护工来说叫“捡便宜”。东家需要排面，如今疫情防控，家属只能进一个，东家根本忙不过来，需要几个做过核酸检测的护工来帮忙料理后事，一个护工要给两百块的“白事包”。一小会功夫，能顶一天。

护工大妈就这样被孟鲸收服，她相信接下来，护工大妈必然不会再明目张胆丢下父亲，她有点喜欢这种用言语就能操控别人的感觉。

管床的孙护士过来定时查床，她记录了屏幕上的数字，又揭开盖在孟伟民眼上的纱布，用笔灯照了两下，刚想直起腰记录，又低下身子细看。

她跑到医生办公室，不一会，赵医生就小跑过来，掰开孟伟民眼皮，用笔灯照了瞳孔，又看了看呼吸机屏幕数据，对孟鲸说：“你爸瞳孔不一样大了。不能等雨停，要尽快去做CT，搞不好要急诊手术。”

他马上给放射科打电话，说有危重病

人要紧急检查，让他们准备。又脚不沾地跑到医生办公室，扯了张转运危重病人告知书，拍在孟鲸面前，让她赶紧签字。

孟鲸赶忙签了字，招呼护工大妈一起帮忙。她看着父亲，身上开始散发一种粘滞幽暗的气息，这令人无比紧张。

赵医生和孙护士把输液架上能关的管道都关了，就剩两袋盐水挂在床头的输液杆上，继续滴滴答答。他们拆除了那些连接线，又拆掉喉咙上插着的呼吸机管道，换上手工的呼吸皮囊，连接上小型氧气瓶。接着孙护士就有规律地用手捏着皮囊，给孟伟民送气，一下一下和呼吸频率不差分毫。心电监护仪拔了电源线，直接放到床上，用电池继续工作。

赵医生用脚踢开了病床刹车，开始拖动。

李叔走过来，问要不要帮忙。赵医生点头说：“多个男的，多双胳膊也好。小孟，你先去接电梯。”

孟鲸急忙跑出监护室，走廊外风雨嘈杂，电梯间反而显得静寂。

后面的赵医生、护工大妈和李叔推着病床过来，孙护士仍在捏着皮囊，频率如一。

重症监护室就在二楼，下去很快。他们推着病床出了住院楼，外面风雨声庞杂，一下子袭击耳朵，就像海浪瞬间拍击过来，孟鲸竟有那么一瞬间失聪。地面上已经积水，病床推过去，能在地面上留下两道锋利的水痕。

李叔咂舌：“这么大的雨，不会发洪水吧。”

住院楼和放射楼有露天雨廊相连，可以避雨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推，没有让孟伟民淋到雨，但鞋子很快湿了，一脚下去，发出“叽咕叽咕”的声音，还有令人难受的湿重触感。

推到了CT室门口，赵医生先从另一边医生通道进去。过了几分钟，CT室上面等候检查的名字就出现“孟某民”，随后切到了最上方。又过一会，门打开了，赵医生和一位放射科医生一边交谈，一边帮忙拉病床。

有人挡到了他们前面，大声说：“刚才上面名字明明是我，怎么变成他了？走后门吗？”

赵医生解释：“我开的是急诊单子，按規定是可以先做的。”

这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子，烫了卷发，口

罩上面睫毛很长，右手在空中挥舞，指指点点：“哪有这样规定的，不是先来后到吗？我等了一个小时，好不容易轮到我了，怎么能插队呢？”

赵医生不耐烦：“都和你说了，这是危重病人。虽然有先来后到，但医院更要分轻重缓急。你也看到护士在给他按气囊了，要不是危重病人，会有医生和护士陪着？”

“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开后门！我今天前前后后被插队三四次，要不是插队，早看好回家了。”

赵医生有种秀才遇到兵的无奈，放射科医生担心纠缠下去，耗费时间可能会更多，万一被投诉，又要花时间自证清白。他看向赵医生的眼神有些松动，竟好像要劝赵医生干脆先让她做了算了。

孟鲸在一旁，直接拉着病床往里冲了。

她从没插过队。挤地铁，买东西，她被插队的时候多了，她几乎都会忍，也不赶这点时间，但此时不一样，自己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胡搅蛮缠上。用对付护工大妈的那一套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

她嘶吼着，用前所未有的、杀气腾腾的嗓音吼道：“我爸要是被你耽误了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”

一股凌厉酷烈的气势升腾起来，那人没想到这小姑娘居然如此凶悍，被镇住了，气势顿时一馁，旁边的护工大妈和赵医生也都呆了一下。

孟鲸看向显示屏，看到排在父亲后面的名字，咬牙切齿地念出来：“刘什么敏？43岁，我记住了，要是我爸没过这一关，我一定找你，我一定能找到你。医院电脑里面肯定有你的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，你就给我等着。”

说罢，完全不给女人反应的时间，直接冲进了CT室。果然，那女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目瞪口张地站在那里。

赵医生指挥着三人一起将孟伟民搬上CT机上。

他做了个双臂屈肘前伸，掌心向上的动作：“你们和我一样，在这边用这个动作。一个托头，李叔和我一起托腰，大妈和小孟一起抬腿。病人比较重，大家听我口令，一二、三，起。”

赵医生托着孟伟民的腰，屏着气用力，将当初言之凿凿说绝不上手的话，遗忘了。

(未完待续)

讲文明 树新风
公益广告

文明旅游

—— 爱护环境 ——



丽水市文明办宣